

## 鱼跃“农”门

□袁金泉

“同学们,你们知道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吗?”黄海小学三年级六班班主任唐老师话音刚落,教室里就响起齐刷刷的声音:“知道!”

“唐朝大诗人李白,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呢!”班长许天然竟晃起小脑袋,吟诵起来,“黄河三尺鲤,本在孟津居,点额不成龙,归来伴凡鱼。”

“同学们,老师希望你们个个都能腾跃成龙,即使成不了龙,也要有鲤鱼那种逆流前行,奋发向上的精神,做一条李白先生所说的‘凡鱼’。”唐老师在班长许天然吟诵后说道,“明天就放寒假了,所以老师今天给大家发的奖品就是……”“鱼、鱼、鱼……”教室里又是一片欢呼声。

黄海小学地处南黄海之滨,是从一片荒滩上建起的农家子弟学校。

伴随着沿海大开发的热潮,当地党委政府大力实施“向海发展,耕海图强”的宏伟战略,昔日的小渔村迅猛发展,成为工贸旅与港城一体化的新型城镇,海港繁忙、工厂林立、商店有致,原来的农民、渔民都成了企业的工人、公司的职员,甚至有的创业当上了老板。农家子弟学校应运而生。

装有南黄海特产小黄鱼的奖品,大小不一,一袋又一袋被欢呼雀跃的小学生们按平时的学习与行为积分领走,什么“文明之星”“厚德之星”“创新之星”“勤学之星”“才艺之星”,就连几个后进的学生也得到了一个“奋起之星”奖,领到一袋小黄鱼做的奖品,黄灿灿的鱼身,让小学生们爱不释手。

剩下最后一个奖品袋子,特别大,而且是黑色塑料袋包装的。同学们伸出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鼓囊囊的神秘奖品袋。

一位获“机智之星”奖的同学居然找来一只平时打扫卫生用的小水桶,说:“唐老师,倒出来,给我们看看!”

“哇!”同学们发出一片惊叹声。

水桶里,一只大大的甲鱼,把缩在壳里的头伸了出来,两只对称的小眼睛,不停地朝同学们诡秘地眨着。

唐老师大声地说:“‘独占鳌头之星’奖,奖给我们班的学霸,班长许天然同学!”

“哇!”同学们又发出一片惊叹声!

许天然喜滋滋地接过奖品,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,与大家排着队走出校门。

远远看到来接自己放学的妈妈,许天然飞奔过去“妈妈,妈妈,看,这是我拿的奖品!”兴高采烈的许天然并没有注意到妈妈身边停放着一辆崭新的轿车。

“好儿子,来,现在请许天然同学上车!”妈妈有意装着一

副外交场合才有的礼节,做了一个优雅的“请”的动作,笑着对儿子说。

“哇,轿车,哪儿来的?你的‘小毛驴’呢?”许天然惊讶地问道。

“这也是妈妈得到的奖品,公司给的年终奖。”妈妈一脸兴奋,“从现在开始,我们家小天然可以享受小车接送的待遇啦!”妈妈三年前到沿海开发区一家服装公司上班,从临时帮工到后道整理车间的主任,认真敬业,尤其在新冠肺炎防控中为公司避免了不少损失,成绩斐然,也是“独占鳌头”,赢得了公司的大奖。

一路欢歌!

回到家,奶奶在厨房里忙着烧菜。爷爷正跟着“天猫精灵”哼唱着昆曲关汉卿的《五侯宴·第五折》:“雄赳赳名扬四海,喜滋滋笑满腮……”

“奶奶,奶奶,这是我的奖品,给你加一道菜!”徐天然把甲鱼的袋子递给奶奶,“清炖,给爷爷奶奶补补身子!”

“真是我们家的好孙子!”奶奶美滋滋地夸奖道。

“现在上第一道菜!”中午开饭时分,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爸爸从书房里捧出一只金光闪闪的“锦鲤”雕像,放到桌上,“这是开发区管委会奖给我们企业的奖品,可是纯黄金铸的哟!”爸爸不无自豪地说。“开发区袁书记说了,对创收高的企业,今年发锦鲤,明年发金牛!”

“哇,黄海滩上处处宝,金牛天天出一条……”许天然高兴得一边拍手,一边唱起童谣来。许天然的爸爸在开发区开了一家专营海鲜产品的贸易公司,把生意做到了国外。

许天然捧起沉甸甸的“锦鲤”金像,说:“这应该奖给奶奶,奶奶天天在家忙家务,还要到社区帮忙,我们家算奶奶贡献最大!”

“真是我的乖孙子!”奶奶眉开眼笑,然后变戏法似的解开围裙,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彤彤的证书来,“不要小瞧奶奶哟,这是社区奖给我的证书,还有奖金呢!”

“‘银发生辉’奖”,许天然一字一句地读了出来。

“你们都拿奖了,我这个过去的‘海巴子’,现为老年大学的大学生也该露一手了。”爷爷喝了一口酒,从房间里拿出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宝来,“这是今年老年大学给我的奖品,我要画一幅画,写一副对联!”

画面上,远处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;近处,水波荡漾,渔帆点点。几只锦鲤跃出水面,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金色的弧线。

“今年,我家大门上的春联就是……”爷爷又挥毫在红纸上写下一副对联。上联:厚德力行全家获奖;下联:耕海图强年年有鱼。横批:鱼跃“农”门!

精短小说

采蜜  
陈顺源

## 剃头匠

□宋继高

离开故乡几十年了,每当我在城里理发,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那位理发师。其实那时,乡下人不兴称理发师,总习惯地叫他“剃头匠”。

我那时是如皋广播站驻江安区的“土记者”,印象中的剃头匠,好像租了江安中学校外的一间小房子,内放一张破旧的理发椅和一只洗脸架,挂几片清刀的帆布,门沿下面挂一块“理发室”的牌子,就开张了。

剃头匠姓徐,偏瘦偏矮,脸盘子不大,头总习惯性地微微侧向左边,有时穿一件白大褂,大多数时候就是一身那个年代乡村人常穿的土布衣服。

我不太习惯称他“剃头匠”,总尊称他叫“徐师傅”。

徐师傅言语不多,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意,不声不响地干活。我头发长了,就到他那里去理发。有时他在忙,用职业的眼光朝你头上一扫,说:“头发长了,坐,等一会儿。”又埋头干他手上的活。有时正巧没人,他就说:“你来得正好,刚空呢。”说着,用围裙掸一掸那把破旧的理发椅说:“坐吧。”我顺从地坐上去,等着他下剪。

徐师傅理发很有仪式感,他并没有马上开剪,而是眯起眼睛,轻轻揪起你的头发,左看看、右看看,然后就开始了他的动作。

那时候,乡下理发不像现在城里理发,只用剪子不用推子。徐师傅理发总以推子为主,很少用剪子,好在推子已是电动的了。只见徐师傅凝神静气,右手持电推,左手握一把断了几个齿的木质梳,在梳子的引导下,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推,有时整个过程一句话都不说,只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声,理到耳际时,他会说:“这个地方要特别当心,深了、浅了,都不行,一推子下去,推砸了,改都来不及。”像是说给我听,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
整个理发过程,就在这

种有节奏的韵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轻柔的电推声犹如优美的催眠曲,不一会儿,我困意袭来,两只眼睛撑不住,冷不防一头冲了下去,徐师傅吓了一跳,他用梳子轻轻敲敲我的头顶说:“不要打瞌睡,把头抬起来。”我又强打精神坐正坐好,电剪又在他手中响了起来。

徐师傅理发从不计时间成本,无论有几个人在等,他总视而不见似的,自顾自地,按照他的节奏,不紧不慢、不急不躁、不慌不忙地打理他手中的活。有时我有事,让他快点,每当这时,他就有点生气地说:“你有工作,我这也是工作,请你要尊重我的工作,理发这个头等大事,马虎不得、匆忙不得。”

说到他的工作,他的话就多了起来。他会说,当年如何学徒、如何磨利刀,师傅如何严苛等那些难忘的学徒生涯,接下来,他有可能会一直絮絮叨叨地唠个不停,全然不在乎你听不听。

发理好了,轮到下一道工序:修面,徐师傅叫“光脸”或称“刮脸”,现在,城里任何一家美发店都没有这个服务。徐师傅在为我理发的几年中,我感到,这是他整个理发过程中最隆重的工序,也是他最见功力的地方。此时,只见他把一条毛巾放进脸盆中,拎起竹壳水瓶向毛巾上倒开水,又龇牙咧嘴地发出呼呀呼呀的声音,从盆中拎起滚烫的毛巾,拧干、展开,以极快的速度,把热气腾腾的毛巾捂到你的脸上,再压了压。他转身拿起早已磨得飞快的刮须刀,那刀约有三寸长、一公分宽,末端有长长的刀柄,只见他非常麻利地在领带般长短的帆布条上趟着刀,那帆布条,黑乎乎的闪着油光,徐师傅不厌其烦,一遍又一遍地趟着、看着,在他认为很锋利的时候,又一个庄严的仪式开始了,我眯着眼睛等待这隆重时刻的到来。

此时,只见他拖过一条

长长的板凳,人稳稳地坐了上去,很虔诚地掀起热毛巾,便在你脸的一侧轻轻走刀,那真是神功啊!锋利的刀片与脸皮亲切“交流”,刀锋掠过,如轻风吹拂,又似酥手轻抚,软绵绵、麻酥酥、痒兮兮,令人如同坠入仙境。

在徐师傅这里,不管你有胡须还是没胡须,也不管你是大胡须还是小胡须,这道工序是少不了的。他说,这是他学得最认真、也是深得师父赞赏的技法,长胡子的刮胡子,不长胡子的刮脸,这样来回走刀,等于在为皮肤做按摩。是的,他的刀落在脸上轻轻的柔柔的,拉长刀时,他会忽地站起来,任刀在他手上飞流直下,恰似清泉石上流,淋漓酣畅,当刀走到鼻翼、眼角、额角,唇边时,他又会突然停住,再次坐下来,像绣娘一样,在这些细微处转弯抹角,连一丝发茬都不肯放过。特别是刮到眼角处,他会用刀连续轻叩,如同小鸡啄米一般,直把你叩得忘却一切。你还真别说,经他这么一刮一叩,对镜一照,还真像是换了一个人,年轻了许多,清爽了许多,也精神了许多。

每当这时,徐师傅总抿嘴笑问:“怎么样啊?”每次,我都不知说什么好。我也常不解地问他:“剃个头,你何苦要下这个苦功夫?”他笑笑:“习惯了,习惯了!”又说:“在头上脸上动剪刀的,这是头等大事、面子工程,马虎不得,马虎不得!要用心,要敬畏!”我忽然明白了:他是剃头匠,他是剃头匠啊,怎一个“匠”心得了!

进城几十年了,我一直想着再去请徐师傅理个发刮个脸。起初几年立足扎根,忙,没有去。等我终于再去的时候,已经找不到这间理发店,也不见了徐师傅的踪迹,问遍周围的人,都说不知道。为此,内心失落惆怅了很久很久。算起来,他应是近90岁的人了,徐师傅,我的剃头匠啊,你在哪里呀?

灯下漫笔